



人闲桂花落

□潘玉毅

中午,我打三北大街走过,路过国税局门口的时候,忽然闻到一阵香气。初时是淡淡、幽微的,过不多久就变得深浓起来,像一场雨由疏变密,到最后彻底将人包围。

香气好像在鼻端,又好像在衣服上,或许两处都不在,而在脚跟上——这香气当是桂花的香气,春夏秋冬,草木有很多种,独有桂花的香气可以用“馥郁”来形容。然而我抬头四下里望去,不见一株桂花树,甚至连枝枝叶叶的影子都未瞧见,可那空气里的“香味”是那样的浓郁,分明就在不远处。不对,不是不远处,而是无所不在。

这无所不在的香气仿佛时光之舟,能把人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桂花香能把人带到再也回不去的从前。小时候在农村,不少人家的庭院里都种有桂花树,唯一不同的是空地多的人家多种几棵,空地少的人家少种几棵。每年金秋风起,桂花的香气就穿过黑色的瓦片、白色的天窗,闯入屋里来,占据每一个角落,让人在梦中都能闻得到味道。桂花开时全无征兆,仿佛只是一夕之间,香气就弥漫开来。

小孩子喜欢桂花树,显然不是为了所谓的诗情画意,更不是为了将其晒干做成桂花茶,他们所钟爱的不过是将桂花采下来装在铅笔盒里,夹在书本里,做成标本。只消半宿工夫,随着浅浅的印记而留下的,是三五日氤氲不散的芬芳。于是,每年九十月份,读书声、书写声、答题声交织的课堂里笔墨纸张都是香的,透过这香味,你依稀能听到桂花的歌声。

我读小学的时候,有位同学家里有棵桂花树一年开两季,于是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总是隔三岔五地往他家里跑。当小伙伴们尽情采摘桂花的时候,我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站在桂花树下静静地发呆,看天蓝如水,看云霞幻化,那样的时光真好!

桂花的香气还能将人带到更久远的从前。我们通过阅览史书和典籍,看古人坐在桂花树下纳凉,望月,高谈阔论或独自沉吟,总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。想来,天竺寺是一个赏桂花的好地方,很多文人都曾逗留于此,在花树下等着桂花飘落。白居易、皮日休、苏东坡,一个个名人来了又走了,却把那些诗句留下了:“月缺霜浓细蕊干,此花元属玉堂仙”“玉颗珊珊下月轮,殿前拾得露华新”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”……对于桂花来说,这一生听到的赞美之词太多了,早已视若寻常。

与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相呼应,天上也有一棵或者一片桂花树,这树就长在广寒宫前。秋天的风一起,花树生香,一枝一枝复一枝。因为长得太多了,不得不砍一点掉,吴刚的斧子砍斫在树上,桂花抖落下来,于是便有了“落桂”。“吴质不眠倚桂树”,吴刚砍累了,就躺在桂花树下听起了《箜篌引》。

桂花在民间多有好的寓意,譬如“蟾宫折桂”在科举取士的年代常被用来形容高中状元。至于其出处,大抵是因为古时科举考试适逢秋季桂花盛开时节,若得高中便如桂花香阵朝野皆闻。试问,彼时谁不想“折桂一枝”?元曲里还有一个有名的曲牌以之为名——《折桂令》。

桂花开时天气多变,时而晴时而雨,晴雨无定,但都各有滋味。雨中的桂花香浓烈而深重,仿佛香气被雨凝住了,飞不到天外去,全部沉积在空气里。山云默默桂花湿,颇有点近似于“酿酒”的意思;而在晴天,云淡风轻,桂花落时纷纷扬扬,也有雨的既视感。

桂花颗粒不大,穿透力当真非凡,我的办公室在十六楼,但亦能时时闻得其味。人闲桂花落,管它窗外的响声是车鸣还是马蹄,望望,闻闻,嗅嗅,“枝生无限月,花满自然秋”,于愿,便足矣。



不负扁豆

□米丽宏

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作家,一定会比较在意扁豆。它铺天盖地的生长方式,它在房前屋后的不离不弃,以及它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淡然,都会与你构成一种对话关系。

这是作家朱卫国对扁豆的评价。

我非作家,但与扁豆,年年对视,也在秋风里对话。

那时,多数的植物都渐渐沉静下来,显露出籽实丰足、自信自赏的中年状态来;独有扁豆,在飒飒秋风里,初露风华。

你不能不被它吸引。

“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”。郑板桥在诗里这么一说,我们才恍然发觉,扁豆,这又俏媚又粗犷的豆,春日萌芽,秋季开花,一下子把住了春秋佳日的两头,度过夏,奔向冬,比大白菜还耐冻。蔬菜中,还有谁的生命,似它这般辽阔呢?

扁豆开花,演绎的是一个出奇小版本。整个夏天,它默不作声;秋风一起,它像得到了一个指令,哗啦一下,绿斗篷里散出了万千蛱蝶。紫的,白的,红的,活脱脱是只只、串串蝴蝶,敛翅俏立,笑向秋风。那种翩跹风姿,带了一点飞起来的仙气,比夏日花草灵动多了。所以,走在扁豆花前,不要粗声大气,更不要胡乱走,轻些再轻些,莫惊了蝴蝶梦。

扁豆结荚,也算得上传奇了。说白了,简直是一种女子的成长史。原是青青涩涩,初六七的弯月亮,臻首娥眉,微乳细骨,豆蔻年华;渐渐长大了,嫁人了,面相越来越壮阔,骨骼越来越庞大。

天啊,这还是细手细脚的豆族一种吗?捏住一个扁豆,就像捏住谁一只耳朵,哟,扁豆扁豆,我这么一扯,你疼不疼?

这豆中的壮硕妇人,是如何一圈圈肥起来、涨起来、阔起来的呢?

虽则身材走形,瓢里一样是心事晶莹。在秋风暖阳里,经历一场又一场霜,腹中扁豆悄悄长成。圆圆的,滴溜溜转。豆一侧,还精巧地布置了一层白边儿,像卡通娃娃的眼仁儿。看着这可爱的一颗颗,你却想不起它的来历,你甚至会不好意思。自打春天丢下一粒籽,一瓢水都没浇过。一些愧疚和辜负在心里升起来,是辜负扁豆,也是辜负自己的年岁呢。看看,光有钱没什么意思吧,有自己的时间才有意思,有时间、有心思去看一棵扁豆,经春历夏,开花结籽,慢慢丰盈成微薄的一点秋日收获,更有意思。

这就理解了方南塘。这位清朝著名的藏书家惯喜游历,一日接到家中老妻来信,信里说到家中的扁豆花开了。他的归乡之思忽地被拨动,随即写诗一首:编茅已盖床头漏,扁豆初开屋角花。旧布衣裳新米粥,为谁留滞在天涯。

一棵扁豆逗引的乡思,不只方南塘。清人叶松石的《煮药漫抄》里也有一个典故,说他在上海与一位老友不期而遇,相约同游吴门。次日,老友却毁约急着回家了。追问时,老友告诉他:本意偕游,昨读南塘扁豆花,浩然有归志。

方南塘的老妻聪明,用一架扁豆花,唤起夫婿归乡之思;方南塘多情,用“旧衣新米扁豆花”回味乡情的温馨。扁豆花,灵动;扁豆荚,壮硕;扁豆的味道,极特殊。

一架秋风扁豆花,将我们的目光缓慢、安静、从容地引向了秋天的纵深处,那里泊着永恒的乡愁和乡情。